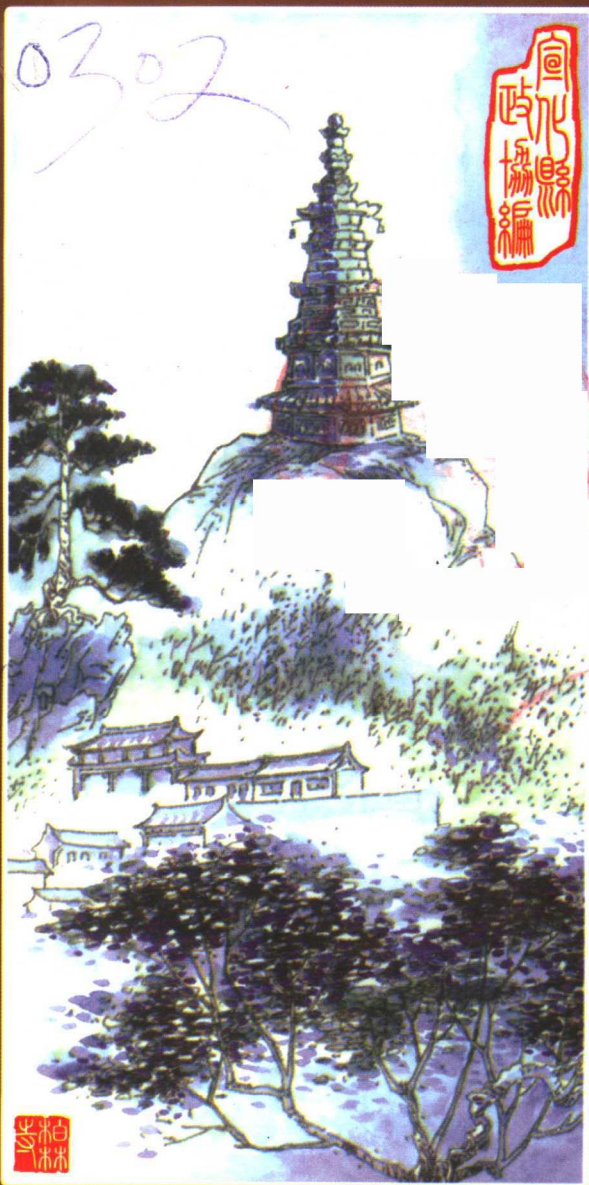


宣化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宣化县文史资料

江苏王壘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宣化县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二〇〇四年七月

审阅：李明芝 李向东

编辑：兰春熹 彭詮文

宣化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地址：宣化东马道9号

电话：0313-3013311

邮编：075100

印数：1000册

字数：135千字

印刷：宣化精艺印刷制作中心

宣化县人民政府县长戈亮录题词

科研
历史
开创
未来

戈亮录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序

政协宣化县委员会主席 李明芝

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條件，是一切生產活動的主要自然資源，它直接影響着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與繁榮。宣化舊志曾記述，從明王朝末年開始，我縣就有了開渠引水灌溉和築堤防洪工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宣化縣委和縣人民政府，把水利建設作為造福千秋萬代的大事來抓，特別是在毛澤東同志“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思想倡導下，把開展農田水利建設作為20世紀70年代“農業學大寨”的具體行動，從縣到公社、到農村，掀起熱火朝天的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熱潮，廣大幹部群眾開渠打井，改河造地，砌埂淤灘，截潛引泉，修水庫建揚水站，搞小流域治理防止水土流失、節水防滲，五十多年如一日，興水利除水害，為全縣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堅實的基础。

回顧新中國成立後宣化縣水利建設和流域治理的歷史，我們欣慰地看到：英雄的建設者們在生產工具比較落后的情況下，發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傳統和艱苦奮鬥、奮力拼搏的主人翁精神，他們用肩挑、手推木製獨輪小車等笨拙的勞動方式，

战严寒，斗酷暑，舍小家，顾大家，奏响了一曲曲壮美的凯歌！可以自豪地说，每一个水利工程和流域治理项目都是我县广大农民辛勤汗水和智慧的结晶。尽管宣化县人民在水利建设和流域治理中，由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有成功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但他们那种为建设新中国迸发出来的拼搏精神和公而忘私的牺牲精神应永载史册！第七辑《宣化县文史资料》，记述了宣化县建国五十多年来部分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重大流域治理项目之史实，重现了当年水利战线模范人物之事迹，是一部很好的资料性水利工程建设专辑，值得大家品味、借鉴。重温过去的历史，就是要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特殊功效，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误的教训，激励后人继续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开拓宣化县水利事业的未来！

在此，我代表县政协向关心支持本辑文史资料出版的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二〇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目 录

第七辑

感受质量责任

——共话常峪口水库兴建的前前后后 陈家明 裘斌 (1)

追记海儿洼水库的兴建与兴衰 陈家明 (7)

“胜天”扬水站的浮沉 陈家明 刘富 (17)

牵来洋河水浇灌万亩田

——洋河扬水站建设及受益情况追记 王官锁 (26)

今昔瓦窑头水库 兰春熹 李绪林 (47)

蟒头山扬水站兴建经过 杨庆库 (52)

追记龙洋河治理 兰春熹 李绪林 (61)

“龙江”扬水站建设过程 杨有来 (77)

宣化县旱雹灾情与防治举措 陈家明 (88)

深井四里渠和谷坊坝水利水保工程建设过程 彭詮文 (100)

陡沟治理的经过 彭詮文 (127)

水利干部王世忠 彭詮文 (134)

迁村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艰辛探索与成就 彭詮文 (145)

外口泉村是怎样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 彭詮文 (171)

一池清水映日月

——赵川潜流蓄水池采访记 王官锁 兰春熹 (196)

漫话宣化洋河大桥 王扬 (199)

感受质量责任

——共话常峪口水库兴建的前前后后

陈家明 袁斌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宣化县水利部门探索水利建设如何趋利避害，工程技术人员得出结论：兴建水库，防洪缓洪，蓄水灌溉，一举两得。于是，从1955年开始，在殷家庄开始了水库建设。虽然按部颁标准划分，这座水库仅仅是座小（二）型水库，但它是宣化县第一座水库，所以，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很重视，对待施工特别慎重。在张家口地区水利局帮助下，特从四川省请来水利工程专家，担任建库技术指导。施工中，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尊重科学，兢兢业业，谨慎施工，一座小水库，干了两年才竣工投入运行。时至今日，殷家庄水库已运行了45年。它安然无恙，仍在继续发挥着防洪与灌溉的双重作用。

从1955年起，到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宣化县先后共兴建了大小水库111座。以水利部颁布的标准划分，蓄水100万立方米以上的，属小（一）型水库，宣化县有5座；蓄水10万至100万立方米的，属小（二）型水库，宣化县曾有56座；蓄水10万立方米以下的，水利部标准称为坑塘，宣化县曾有50座。这111座水库坑塘，分别建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时期，因此，在兴建时都带有“重速度轻质量”的共同特点，建成后，绝大多数也都避免不了一个“短命”的共同结局。截止二十世纪末年，除常峪口、海儿洼、瓦窑头三个小（一）型水库和殷家庄、柏林寺、南峪口三个小

(二)型水库外，基本都已“报废”“作古”。而实际情况又是：尚属保存范围的小(二)型三座水库中，柏林寺水库、南峪口水库早已不使用，仅殷家庄水库还在运行获益；三座小(一)型水库中，瓦窑头水库由于镇政府承包给县直某个单位经营，已不再灌溉农田；海儿洼水库在八十年代尚可浇灌农田，九十年代起，则因多种缘由，也已只在缓洪上发挥作用。目前，实实在在还在运转收益的小(一)型水库，也就是兴建时间排在最后的常峪口水库。

常峪口水库是宣化县最大的水库。水库位于洋河支流盘常河上游，距宣化城25公里，距常峪口村3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44.6平方公里。1981年10月竣工。坝型为混凝土双面拱坝。坝高37米，坝顶弧长134.2米，设计坝顶溢流最大水量是607立方米/秒，泄洪排沙洞成矩形，断面 2.5×3 米，最大泄量126万立方米。水库最高蓄水位130.1米，总库容214万立方米。拱坝下游60米处建有二坝，亦是混凝土拱坝，最大坝高13.3米，水库总工程量(包括土砂方)3.5万立方米，砌石0.45万立方米，混凝土2.79万立方米。总用工224.5万个，工程总造价228.8万元。这个总造价，是七十年代之前单项水利工程造价中最高的造价。

常峪口水库是宣化县效益最好的水库。水库建成前，下游盘常河两岸原有部分水浇地，只在夏季引河道洪水灌溉；水库建成后，春季即可放水库的蓄水进行春汇。汇地面积一般年份在8000多亩，最多时曾达12000亩。据1982年的资料：春汇后播种的农作物，苗全苗壮，秋收时产量比建库前不能汇地靠自然降雨播种的产量平均亩增168.5公斤。水库因此得

到当地农民的称道，也得到了县乡领导的青睐。

2002年7月27日，陈家明同志采访了从石家庄治病返回宣化的裘斌同志，并同尚未痊愈的裘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裘：你编写了《宣化县水利志》，对常峪口水库的兴建，已有基本的了解。你认为我应该谈点什么？

陈：有关常峪口水库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工程数据，《宣化县水利志》已有简要记述。现在，需要你谈谈，你认为最有意义的，最能昭示后人的话；也可以说，你认为最重要的、最想说的话。

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要汲取教训，力戒重复损失。

陈：能否请你具体地谈谈？

裘：宣化县在水利建设中，有一个长时间未能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历史教训。那就是：急于求成，不尊重科学；国家的投资，群众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也在所不惜，比如：1970年修海儿洼水库，还没有设计，施工队伍就开进了工地。选水库大坝坝基地址，不做地质勘测，光凭肉眼一观就定了下来，还不容置疑。发现坝基属于风化岩石有可能渗漏时，已浇筑了数以千立方米计的混凝土。后来，虽然把重力坝改成拱坝，但在水库建成后，仍发现坝肩渗漏严重。最后，不得已再做帷幕灌浆，以堵塞渗漏，补救大坝的安全。按理说，海儿洼水库已经有了沉重教训了，再做水库工程，就应当记取教训，避免重复错误。但在1973年做油房沟水库工程与三级扬水站工程时，开工前仍不做地质勘探，也没有周密设计，很随便地确定了水库坝址和一级扬水站机房地址，盲目进行

施工。我同地质学院专家去看时，工程已完成十之七八。地质专家看后指出，该地地层不稳，存在滑坡隐患。我曾呼吁中止施工，补上地质勘测这道工序。但是，没人理会这个建议。结果，1978年工程接近完工时，发生了水库两岸大滑坡，大坝挤成一堆，站房也塌陷。43万多个个人工的成果，48万余元资金投入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多么令人沉痛！

这次教训够深刻了吧，但常峪口水库最早的施工（搞土坝）还是不尊重科学，重复行政随意指挥作法，不勘测，不设计，领导仅手一指，施工队伍马上干起来。实际上，常峪口水库的开工时间，并不是《宣化县水利志》上写的1975年，而是1973年。我去工地时，工程早已开工。当时确定大坝为均质土坝，但没有基础防渗设施；在砂砾石河床上直接筑坝，坝底部分已成橡皮土。我向工地技术人员提了几个问题：这种坝体，能确保水库安全吗？坝基是砂砾石，能确保库容积水不掏底而出吗？把坝底掏空了，大坝还能存在吗？为此，工地有关人员补做了初步设计，并把土料送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测试，测试结果，土料可用于筑坝，但据初步设计，土坝土料缺口太大，无法保证坝体需要。这时，有关领导接受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建议，认识到及时停下来，工程有些损失，但损失还不太大；如果继续蛮干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随后，地区水利局派来技术人员协助解决问题，提出将土坝改为重力坝。我又向领导建议，重力坝就是完全混凝土堆砌成的水库大坝，砼方量太多，花钱太多，如果上级投资不是一下到位而是一年给一点，工期就拖长，拖得难以确定了。这样，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仍采用经济坝型双曲拱坝

方案。这时，又有人担心：拱坝设计要求严格，施工技术复杂，宣化县靠自己能行吗？工地技术人员讨论认为，根据海儿洼水库拱坝的设计施工经验，在常峪口水库搞双曲拱坝是可行的。

根据设计规程，1975年11月起，我先请地质学院专业人员到工地钻孔、挖探槽，作出地质报告，然后开始搞初步设计。搞出后，先后送北京市勘测设计院，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水利部勘测设计院审阅，请总工程师潘家铮（现在是两院院士）审阅，实事求是地详细回答专家的询问，并根据他们的建议，认真修改和完善设计。在获得专家认可之后，返回宣化又编制了技术施工设计，正式报张家口地区水利局审批。获准后，1977年常峪口水库按双曲拱坝方案开工，一切按预定方案进行，严格要求，一丝不苟。1981年10月竣工投入运行，至今已经历20多年，前几年，年年溢流，有时溢流水层达10公分，但坝体一直没有出现任何险情。

陈：看来，工程质量就是工程生命，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心，又主宰着工程生命。

袁：这话一点不假。

陈：可惜你总结的这个教训，后来，甚至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听说，1990年常峪口灌区为提高渠水利用率，搞了渠道防渗衬砌工程，花了40万元投资，一场洪水就冲毁了。这不仍是质量事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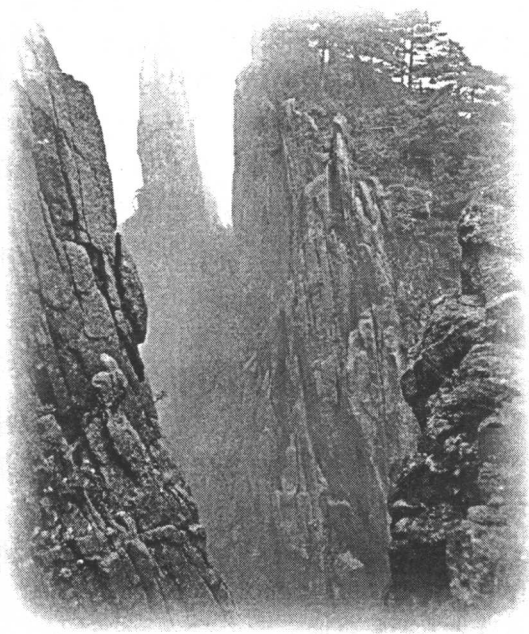
袁：不是40万元，而是45万元；不是一场洪水，而是放的水库清水，对衬砌工程进行试水。

陈：能否再简要说明一下。

裘：按设计，混凝土衬砌厚度为8公分，粗细骨料也有严格要求，而验收时发现，细料中的沙未洗净，含土量远远超标；粗料碎石风化颗粒过多。我曾和杨存库共同签署“返工后再予验收”的意见，但未引起重视。以致衬砌工程尚未运行即遭夭折。

陈：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但愿我们把以上的对话写成史料后，能为今后的水利工程起些警示的作用。

裘：我希望工程技术人员能切实负起责任，该说的时候一定要说，该坚持的一定坚持。



追记海儿洼水库的兴建与兴衰

陈家明

一、文前说明

1999年3月，县政协召开征集文史资料座谈会，政协有关领导建议，写写重要水利工程建设史料。政协领导强调，写史料要尽力做到“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我以为，宣化县过去几十年的重要水利工程，一是山区人畜饮水工程，二是洋河南一干渠（旧称庐山渠工程），三是海儿洼、常峪口水库。海儿洼水库的兴建最曲折，最艰难，也最具有时代的特征，最有代表性。因此，我选择了以海儿洼水库的兴建为题，搜集和整理成文史资料。

1968年春夏之际，我被农业局派到海儿洼水库施工指挥部干活，住在就地挖明槽、上面覆盖檩条玉米秸和土的窝铺里，每日两趟去罗家洼用小车载水包人力拉水，专供指挥部食堂和工作人员饮用，为海儿洼水库的兴建出了力，流了汗，并且目睹了群众建库场面。为把海儿洼水库的兴建经过写成文史资料，今年5月又先后访问了解海儿洼水库兴建过程的赵刚、裘斌、孙加震、孟海云、李春荣，查阅了水利局和原县革委在海儿洼水库兴建期间保存的有关档案资料，翻阅了《张家口地区水利纪录》、《宣化县志》、《宣化县水利志》有关海儿洼水库兴建的记述，才写出了下面的文字。

二、建库背景

地师级离休老干部赵刚，是当年兴建海儿洼水库施工指挥部的第一任指挥。为此，笔者就海儿洼水库建库背景与兴

建过程，访问了赵老。没料到，赵刚同志开门见山第一句话竟说：兴建海儿洼水库，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句话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但只是在计划走访的知情人访问完，又查阅了有关史志资料和档案资料后，似乎才理解了这句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1967年12月11日，由7名解放军代表、27名造反群众代表、11名老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宣化县革命委员会“诞生”，其生产指挥部顺理成章地安排了翌年3月全县水利大会战；海儿洼水库成为全县水利大会战的重点项目，是在没有对海儿洼村的老龙沟进行勘测、没有对水库坝体、坝址进行设计的情况下，急急忙忙于1968年3月开了工。

因为当时的领导只考虑政治需要，不按先勘测后设计落实了资金再施工的科学方法施工，结果一座小（一）型（蓄水一百万立方米）水库，工期长达8年之久，也就无须为之见怪了。

三、八年工期

海儿洼水库，历时八年，三起三落。

（一）

第一次起落，是从1968年3月至1969年6月。当时的决策是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作出的，当时对兴建海儿洼水库的期望值很高：蓄700万立方米，在水泉村河道开阔地带淤造三千亩河地，浇灌下游崞村、许家堡、塔儿村、江家屯（指石分村、庞家房一带）三万亩耕地。对水库工程想得也容易：长高的、高高的筑一道土坝，蓄住水让它慢慢流出来即可；而土坝花不了多少钱，有劳动力就行。1968年2月，专门召开了

水利干部会议，部署了任务，一切由水利部门去执行。于是，有关领导把海儿洼水库施工总指挥的头衔交给了赵刚。赵刚在“文化大革命”前，任水利局教导员，接受任务后没有多考虑，就带领一班人马上任。指挥部办公室等建成简易工棚，工作人员住宿一律建地窝棚，各公社民工，或在老龙沟两岸打窑洞，或在海儿洼村号民房，或就坡挖地槽搭窝棚。

赵刚让人们先“安营扎寨”后，赶紧带裘斌进老龙沟选坝址。在赵刚看来，他选坝址，裘斌点头，这事就定了。但裘斌说：“用肉眼看，坝高也得40多米。而40多米高的坝完全用土堆起来，靠人力砸夯，能顶得住几百万方水的压力吗？现在，又不测量，又不认真计算和设计，光这么一看就定坝址，我可不敢负这个责任！”赵刚听了裘斌说的话，认为有道理，他立即请示县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部派水利组负责人马上赶到工地。这位负责人来后，很轻率地指了一处地方，便让在这里建水库大坝，并让裘斌在技术上负责。裘斌直接了当地予以拒绝，最后水利部门来的这位负责人只得拨马而回。

不久，张家口地区水利部门派来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在老龙沟粗粗测量后，提出建一道40多米高、坝底预留大孔泄洪的长土坝方案。研究这个方案时，有人提出光有坝底泄洪，没有考虑和设计坝顶溢流，这是危险的，当然也是不能接受的。从对坝址坝体的争论中，赵刚意识到了，对坝址的确定和坝体的选择的重要性，因为大坝一旦出了问题，不仅不能造福一方，还会造成坝毁库亡，既劳民伤财，又可能对下游造成新的祸害。于是，他毅然决定，派裘斌、曹信清到北京

清华大学，寻求土坝坝顶可以溢流过水的可行资料。裘斌、曹信清在清华大学的水库坝体建筑资料中，只找到已有20米高的过水土坝资料。二人认为，将已有的20米高过水土坝设计资料，改成40米高过水土坝设计，风险太大。因为库容水位超40米，它所产生的压力绝对不是已有20米土坝设计数据翻一倍这样简单的加法问题。所以，他们返回后向赵刚建议，坝址下移至老龙沟最窄处，坝体高程降至20米左右。赵刚未及仔细考虑，县革命委员会水利组那位负责人，也请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工程师，并且直接来到水库施工工地现场。赵刚陪同清华的工程师，勘查了老龙沟，察看了深井川四周。最后，清华工程师建议，放弃修建土坝方案，改建以混凝土和浆砌石坝体的重力坝，坝址选在老龙沟窄处，坝高仍按40米设计。

时间已是1968年入冬季节，海儿洼水库开工已半年有余，连大坝都尚未确定，赵刚也感到压力太大。尽管没有老龙沟窄处坝址勘探资料，不知道这里的石质是否适宜建重力坝，也只好对清华工程师的建议认可。他实在不忍心看到数百人每天都在白耗着。

下定决心后，数百名民工，每天都在老龙沟最窄处挤着清理坝基。石方不比土方。干石活离不了钢钎铁锤十字镐，工地上人多工具少，只好轮替着干。正巧这当口，张家口地区革命委员会一位领导到海儿洼水库工地检查工作，看见下面坝基处才是一个小坑坑，十分生气，县革命委员会几位领导来到水库工地，提出按重力坝方案加快进度，要人可以加人，一定要争取在当年年底前完成。裘斌当即说，这根本不